蜂蜜：从上一代北大荒人的故事讲起它的一切

要说起怎么养起了蜜蜂这一话题，在我家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说起。当时的黑龙江的北大荒地区虽然土地肥沃，万象更新，但对于贫困、寒冷与饥饿的恐惧仍深深刻在人们的骨子里。我的爷爷在当时育有两子一女，虽然在畜牧站担任兽医的收入在当时也算丰厚，足有36元，且居住在盛产粮食的850农场第五连队，勉强够全家人温饱，但若要想偶尔买些排骨或五花肉，给妻子和儿女补补身体，就比较困难了。

爷爷奶奶是北大荒地区的第一代的开拓者，当时的北大荒（穆棱河-兴凯湖平原-完达山一带）自然条件恶劣到什么程度呢？光从温度来说，冬天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2度。当时的低温和今天的低温还不一样，今天已经是工业社会了，大城市巍峨的楼宇挡住了咆哮的狂风，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好像划出一道隔绝的天地的鸿沟，完善的供暖设备几乎让新一代东北人几乎忘记了低温的恐怖。但是时间回到1972年，零下42度的气温透着刺骨的严寒，加上广阔的平原没有任何遮蔽物，凛冽的西北风至少让体感温度再降低十度以上。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夸张的自然灾害，那时一场暴雪若遇上大风，那么剧烈的降雪就能能轻轻松松的把整个房子都盖住，土话说这就是遇到“大烟炮”了。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发现窗户外面是黑的，仔细分辨才发现是被大雪盖住了，大门连推都推不开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

北大荒人采用了一种奇妙的解决办法，当时的连队为了守卫粮食安全，连队的内部有一个粮库，入口有值班人员24小时轮岗，晚上如果遇见强降雪，轮岗的年轻人就会定时清理门口的积雪，保证自身畅通无阻，待到清晨就会“挖”出一条血路，挖到最近的一家人门口，把他们“解救”出来，出来的“人质”摇身一变又成为新的挖掘者，分别再去解救别的“人质”，直到连队的所有道路都被挖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出行后，再分别开始铲雪。爷爷奶奶后来提起这这些往事总是称当年天灾频发，十分的不容易，但眼角却总是带着笑意，回想起大家伙团结一致对抗天灾的故事总是很有意思。我琢磨着，可能和现在的网游差不多，对抗天灾就像是他们的大型多人对抗性网游。

于是家家户户开始铲雪，小孩子单纯，不觉得有什么，推门就开始欢快的到处刨，觉得很好玩，大人们则在心里盘算大雪会不会造成什么经济损失，地窖盖的够不够严实。

光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倒没有什么，最要命的是医疗条件落后。小孩子在冬天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发烧，我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，生了一场重病，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，病拖得越久越容易出问题，慢慢加重，最后得了小儿支气管哮喘。好多好多的孩子就因此夭折了。那时候父亲才两岁，得病的时候尚且没有记事，但从有印象开始，犯病的时候是不能躺着的，寻常病可以通过卧床休息缓解，但是哮喘不行，躺着就喘不上气，还需要来回的晃悠，才可以顺利呼吸。夏天时犯病则不能在屋子里面呆着，因为屋里太过于炎热，年幼的父亲一直哭闹，爷爷就抱他出去。屋外吹吹风，凉爽一些，多少能缓和一些病情。

所以这种病夏天倒是还好，就怕冬天，一旦接触冷空气立刻犯病，最严重的是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，家里马上准备过年了，那年父亲三岁，突然犯病，此次极为严重，几乎无法呼吸，嘴唇憋得发紫，年幼的大伯吓的直哭，爷爷揣起一只手电筒，再用一床被子将父亲裹起来，背着他就往医院赶去。当时的医院距离足有50里，腊月的暴风雪也无奈的未曾失约，成片的大雪拍在脸上又化成冰水，凛冽的寒风吹透厚厚的棉衣，寒冷好像能渗入骨髓里。雪岗堆起几米高，正常通行，只得手脚并用，爬也爬过去。路过一个雪岗时，爷爷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扑在雪堆上，雪顺着衣服的缝隙就钻了进去，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像山一样压在了这个年轻的东北汉子身上，我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巨大的困难，但是我无法揣摩的是那一代人的坚强与韧性，他拾起地上的手电筒继续往医院赶。爷爷晚上出发，足足走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清晨才到的医院。

父亲因为常年吃药的原因导致身体浮肿虚胖，又是医院的常客了，所以医生护士几乎都认识他了，个个打趣道：“小胖孩又来了啊”。可不是又来了，那一年过年直接在医院过了，住了一个月院。当时实在是医疗条件落后，就是没办法治好，但爷爷奶奶一直没有放弃。除了卫生院的正规治疗，还在亲戚朋友处打听各种偏方或土办法。有人说用豆浆泡能治好，在那个物资特别匮乏的年代，爷爷挑了两个大水桶，一桶约有六七十斤，满满的挑回来两桶豆浆，倒在一口大缸里面，又在里面放了一个凳子，将父亲抱进去泡，后来又听说中草药“僵蚕”治疗哮喘有奇效，爷爷就托当时的支边青年买来给父亲吃，可惜的是，都没有明显效果，只好经常往返于医院。用现今的俏皮话来说，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去往医院的路上。

转机出现在1974年冬天，那一年连队组织爷爷单位的职工去劳动，去一个水泡子（小型水湖，本地人习惯称为泡子）刨淤泥，将冻硬的淤泥用镐子挖出来，用牛车运到农田里当肥料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见到一个生面孔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从此地路过。北方人豪爽爱结交朋友，爷爷就呼唤他过来一起休息，俩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天来。聊着聊着老人便向爷爷诉苦：“冬天太难熬，老是咳嗽，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，没办法，只好去北边的山里的寨子买些蜂蜜疗养。”爷爷奇到：“蜂蜜这东西有啥作用呢？还用它治病？”老人便教他：“蜂蜜这东西除了滋补身体，还能润肺止咳，用蜂蜜兑上白酒，治疗咳嗽非常有效。”爷爷听后也决定试一试。当时连队北方有座名山，叫做完达山，大山深处有个寨子，叫红旗寨，也叫红旗村，里面有一些养蜂的，老人正是要去这里买蜜，于是爷爷也去这里买了蜂蜜，当时的蜂蜜价格非常昂贵，有1.5元一斤，当时一口气买了五斤。

蜂蜜买来了，但是小孩子又没有办法喝白酒啊，小孩一喝就吐，其实也不奇怪，高度的白酒连大人也喝不进多少。思来想去，最后福至心灵，跑到供销社买来黄酒，兑在一起喝。父亲后来回忆，这黄酒单独喝不好喝，但是和蜂蜜兑在一起，酸酸甜甜的，竟然还挺好喝。以往吃药，都比较困难，中药苦，让人特别的抗拒，次次吃药难得像杀猪一样，但蜂蜜这东西毕竟甜，小孩能接受，大人让喝也就喝了。从那时候起，早中晚各一杯，这次奇迹发生了，哮喘病慢慢就有了起色，逐渐开始恢复了。

那一年姑姑出生了，而大伯和父亲都逐渐长大了，长身体的男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。“俗话说：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嘛。”我的父亲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笑着说他和大伯曾经伴着蒜，一顿吃了一大盆馒头。“你奶奶蒸的馒头足有成年人拳头大，我十一点吃的，跑出去玩，你猜怎样，下午一点半就饿了。当时肚子里没有油水，饿的快呀！”一家五口吃饭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更别提爷爷还计划供三个孩子读书，要买衣服、家具、修缮房子，冬天，全都是必须的支出。给我父亲治病也是花了不少钱，蜂蜜也不便宜，刚开始五斤五斤的买，后来每次买十斤，喝的很快。寒来暑往，爷爷来回买了很多次，有一年突然想着，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干脆自己也养一些蜜蜂。如果养蜂能养好，除了家里喝，说不定还能卖一些，补贴家用。

于是那一年，爷爷仔细的挑着好的买了几箱蜜蜂，开始学着自己养蜂。蜜蜂有很多品种，但是虎林-饶河一带有一种特产蜂：东北黑蜂，是一种极为优秀的品种，还被中国农业部收录到保护名录，这种蜂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寒，方便渡过黑龙江漫长的冬天；其次，由东北黑蜂采集的蜂蜜中，活性酶的含量较高，所以更富有营养。而且工蜂的采集能力强，能够充分采集零星的蜜源；要说起少数的缺点，最头疼的就是爱蜇人了，不过，既然想吃这碗饭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开始干才知道这东西没那么简单，而且特别辛苦，第一年产量很低，但好歹够自己吃了，除此之外，自家酿的蜜吃起来还比红旗村买来的还要好吃，一家人都十分高兴。

蜜蜂在花期采蜜，非花期或者恶劣天气要休息，休息的时候就要吃采来的蜜，恰好那年天气不好，连续下大雨，也没法采蜜，爷爷见蜂箱里的蜜吃完了，便又加进去一些，结果蜜蜂全都死了。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原因。询问了好多老养殖户，最后才分析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，当时喂给蜂子的蜜除了自己家的，还有一些红旗村买来吃剩下的，这些蜜比不上自家的口感，我父亲挑嘴，就开始只吃家里的蜜，坏就坏在这里，红旗山里的养殖户为了追求效率，在蜂巢没有完全封盖时就拿出来卖了。通俗的说，他们卖的蜜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蜂蜜，行内人称为“水蜜”，由于没有完全成熟，含水量较大，所以容易发酵变质。当时他们卖给爷爷的就是这种水蜜，浓度高的蜂蜜是耐存放的，具有超长的保质期，但水蜜不行，一两个月及发酵变质，就不能吃了。恰好当时这蜜刚刚开始变质，被不知情的爷爷加入了蜂箱，导致第一年养蜂就血本无归。

但是爷爷做什么事都有一股韧劲，又买了几箱蜜蜂，为了解决养蜂过程中的难题，爷爷除了找人请教，还去市里的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书，仔细的钻研养蜂技术，一边养蜂，一边钻研。若从那时候开始算，我家养蜜蜂已有五十年的历史。若抛去中间约有十年不干，总计应是四十余年。

有的时候活干的好还容易遭人妒忌，有一次聊天，回忆起那连队的往事，父亲点上一根烟，加重语气和我说道：“说到这里，其实你爷爷特别的勤奋好学，这点你有没有印象？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喜欢琢磨，研究，干什么成什么。这个也是当时大家公认的。”我发傻了，这个形象和我印象中的老人有些冲突，我边回忆边说：“没有记得我爷爷特别好学啊，小时候倒是听到有人说我爷爷这人最能算计……”“算计？”父亲轻蔑的说，“你不说我都知道是谁跟你嚼的舌头，恨人有，笑人无，论种地养牛也好，还有畜生治病，给牛配种，吃什么饲料长得快，更不用说后来养的蜂子（蜜蜂），你爷爷都是搞的最好的，这叫啥？这叫凭本事赚钱。而且你爷爷心眼可好了，只要有人向他请教问题，他也从不藏私。”父亲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养牛养了大半辈子，不如一个半路出家的兽医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，还好意思和小孩子瞎说。嗯，扯远了。在当年物质那么贫乏的情况下吧，我，你大伯，和姑姑，我们仨人从来没挨过饿，不仅没挨饿，还上得起学。你姑奶（爷爷的妹妹）远在山东，那边当时情况也艰苦呀，后来你爷爷还定时给她汇钱过去，在当时那都真正的‘血汗钱’哪。你姑奶后来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掉眼泪，她当年嫁的不好，穷苦不说，婆家总给她脸色看，但后来，因为你爷爷年年汇钱过去，日子都宽裕了好多，你姑奶就在家里挺起了腰杆。后来每每提及此时，你姑奶都要流眼泪，这毕竟是那一代人的骨肉亲情啊……”

时间回到七十年代，接着说回爷爷开始养蜂的事，养蜂一共有两种类型，行内分别称为“大转地”和“小转地”。“大转地”又被成为追花夺蜜，这种养殖的特点是无固定蜂场，哪开花去哪。例如，洋槐的花期在四月中旬，花期十天，生长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小壁林区，那么蜂农就需要提前载着蜂箱运到此地安放，湖北五月有枣花，那么又会载着蜂箱往湖北赶。以当时爷爷的条件来说，是无法承担的，一来安家在北大荒连队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还有地需要耕作；二来家中孩子尚且年幼，更没有运输条件天南地北的到处跑，于是采取的是第二种养蜂类型，也就是“小转地”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不到处跑了，蜜蜂有固定的安置地，待到附近花开，再把蜂运过去即可。

幸运的是，北大荒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，最多的就是自然资源，拥有着富饶的完达山，完达山上长着宝贵的椴树。每逢每年的6月中旬到七月初左右，爷爷就会将蜂箱运到完达山上，迎接宝贵的椴树花期。爷爷后来和我聊天，总是赞叹大自然无私的馈赠——漫山遍野的椴树花，芬芳怡人的花香；花露多到几乎溢出来，在树下休息时，身上总能滴上迷人的芬芳。“是造物者无尽藏也。”

完达山也算是“深山老林”了，因为远离工业区，且东北气候干燥，酿造的蜂蜜浓度更高。还拥有如此优秀的椴树蜜源，酿造出了中国最好的蜂蜜——椴树蜜，它呈漂亮的琥珀色，因为结晶之后颜色雪白细腻，又被成为雪蜜。它是中国自蜂蜜等级划分以来，唯一的特等蜂蜜。在那个年代，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还曾出口欧洲，在国家建设初期换来了宝贵的外汇。

当时我父亲就天天喝家里酿造的蜂蜜兑黄酒，哮喘病竟渐渐的好了。从小体弱多病的状态也慢慢恢复了。爷爷有一次高兴的摸着父亲的头，说道：“哎呀，这小子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，只是可惜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没打好基础，这孩子恐怕长不了个子了。”但是爷爷的预测落空了，父亲的身体越长越结实，成年之后和大伯一样长到了一米八六的高个子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大小伙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活多，第二个特点就是吃的也多，有一次全家下馆子吃饭，爷爷奶奶、姑姑先到了，就开始先点菜，点了很多，东北菜菜量大，老板就苦劝，说五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菜，这时候我爸和大伯掀开门帘进来了，老板看到之后立刻就闭嘴准备饭菜去了。

爷爷有个弟弟，我叫他二爷爷，二爷爷是和爷爷一起来的北大荒，他自小也是身体不好，来了之后因为天气寒冷，经常咳嗽，始终不好，不过仗着年轻，不当回事。后来到了40岁，就患上了支气管哮喘这个病，而且还很严重，一到冬天爬都爬不起来。爷爷见父亲的病好了，就开始每年给二爷爷送去一壶蜂蜜，壶是那种五十斤的大油壶，装的满满的，二爷爷也学着用黄酒兑着喝，五十斤蜂蜜喝了一年，优质的蜜也不担心变质的问题，二爷爷连续喝了三年，三年之后也痊愈了。谈及此事，父亲总是说蜂蜜救了他们的命。他说蜂蜜对肺特别好，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。我当年对此事将信将疑，后来据我分析，治病的原因可能是蜂蜜粘稠的糖浆对嗓子具有滋润止咳的功能，也可能是蜂蜜的活性酶对支气管有治疗作用，再不就是蜂蜜为当时缺乏营养的人体提供了宝贵的糖分。但不管因为什么，蜂蜜确实是好东西。

懂事之后，父亲和大伯就开始帮着家里卖蜂蜜了。骑着自行车载着油壶，挨个连队的大声叫卖。当时我们家卖的是浓度极高的蜜，波美度足有42度，要知道浓度高的蜜和水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红旗村卖的水蜜放俩月就坏了，爷爷养的蜜可以放十年，放在当时是最好的蜜，才卖到1.6元一斤，要知道那时候白糖都2元一斤了，可即便这样也不好卖。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造假掺假的情况了，很多人怕买到假货，都不太敢买。最上火的就是有的人会当面质疑蜂蜜的品质，当时24连队有一个最大的供销社，老板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，非说蜂蜜是假的，父亲当时也是年轻气盛，气的涨红着脸跟人家争执。但老头也可能是为了砍价，因为最后他买了十多斤。后来回到家我爸还是不服不忿的，被爷爷敲了好几个暴栗，警告他不要和老人起争执，当年就有讹人的了。

每年最主要、最宝贵的蜜源就属椴树蜜了，开花大约在七月；但除了椴树外，还有一部分百花的花期，花期在八月，一般椴树蜜采集完后要采百花，百花类杂，在我们这有大豆、黄瓜、南瓜、韭菜等农作物开花，还有各种野花野草。有人问椴树蜜和百花蜜的区别，首先就在蜜源上，椴树蜜作为特等蜜，颜色漂亮，而且有明显的香味，非常美味；百花蜜由于蜜源复杂，很多花粉味道一般，所以口感上不如椴树蜜。但正因为蜜源复杂，百花蜜具有更多的微量元素，所以营养更加全面。

第一年爷爷养了四箱蜂，后来繁殖到八箱蜂，本来是想继续繁殖的，但是当时不让，当时的背景相信大家都略知一二，就不再赘述。那几年每年蜂蜜产量大约有七百斤，蜂王浆产量大概有七斤，蜂蜜每年自己差不多能吃一百斤，零售量约为二百斤，每斤1.6元；但光靠零售也没有办法全卖掉，最后只能送到虎林县的土产公司，他们 1.2元一斤收。虽然肉痛，但也没什么办法。除了蜂蜜能卖钱，更珍贵的是蜂王浆，这种东西产量本来就少，而且收集起来非常麻烦，父亲回忆，当时需要全家总动员一起去收集，一天才能采一斤，这东西还金贵，必须冷藏保存，爷爷就把他泡在井里，第二天在送去虎林的土产公司，能卖80元呢。土产公司直接把价格翻十倍，远销日本。

（未完待续）